

回家，沒有你想像中那麼難

撰文 | 吳伊雯



隨著時代快速移動的腳步，年輕人逐漸外移至都市導致偏鄉人口嚴重流失，這是我們從小就在公民課本裡學習到的「都市化」。每個離鄉去工作或讀書的人，一定有著這麼一段記憶，那年搭上了離家的列車，對未來的未知和期待，早已蓋過了所有的恐懼，看著窗外一幕幕的風景，哪會想到其實我們離家越來越遠。

當城鄉發展失衡導致城鄉差距以及農村凋零，帶出台灣家庭結構迅速改變，也出現「隔代教養」的問題，而彰化台西村就是一個很寫實的例子。

來到台西這個初識的村落，聽說當年是個以西瓜聞名的地方，但今日一望無際的卻是滿目瘡痍。在矮矮小小的窄巷交叉口上，有著幾棟不起眼的老房子，看上去還算穩固，但也許已經人去樓空，只剩空屋而沒了故事。在與當地居民的談話過程中，得知他們的孩子大部分都在大城市裡忙碌工作，很少有機會回來，此時他們臉上流露出的不是驕傲，而是滿滿的悲傷和不捨的面容。我也像是那些居民口中訴說的孩子，我想離開我的家鄉去外面看看，去外地闖闖，可是卻忘了根和我們從小踩著的那塊土地。在挑蔥的時候，我認識了一個與我同年齡的女孩，她也是生活在隔代教養的家庭裡，從小由奶奶親手拉拔長大，她聽到我們來這裡體驗當地生活非常訝異，她說這裡幾乎沒有年輕人想來。她也是即將邁入人生另一個階段的大學新鮮人，也和一般年輕人一樣，有著去大城市求學的梦想。她說在這



裡班級人數很少，從小到大認識的班上同學都是鄰居，資源有限、交通不便，村裡也只剩下老人與小孩，年輕人找不到結婚對象，導致生育率急速降低，學校和醫院更是接連倒閉，只有每個禮拜來教會的義診可以看病。這些問題都是她想離開的原因之一，但除了夢想外，更多的是現實考量。資源惡劣的環境迫使她告別家鄉，去尋找更好的環境，更感嘆原來在同一塊土地生長，卻擁有不一樣的資源。

我常常有個疑問，有機會增廣見聞得到更多不一樣的資源和發展，何樂而不為？「回家」要幹嘛？但真正詢問內心才發現，這只是個表面說詞，其實最主要的是想逃離十幾年來一成不變的生活和父母為你鋪好的道路。但是在台西的這幾天，立儀姐和農村武裝青年他們的故事震撼了我，也才明白為什麼有人願意留下來，為什麼出去打拚後的人，願意放下一切回到原本的那塊土地。我深深地對立儀姐感到佩服，她不只單單希望自己的未來可以更好，更希望帶著所有台西村的居民一起變好。她努力地為村裡的人付出，她勇於站出來發聲，告訴政府，台灣還有很多地方被掩沒、被無視，且沒有得到該有的回應和尊重。所以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向所有人訴說著他們的故事，「一個人的聲音或許很薄弱，但當一群人一起吼就會很有力量」。

農村武裝青年則用歌詞來表達農民和弱勢者的無奈，並希望政府正視問題，不單純只是批判，也描寫對社會不公不義的憤怒和傾訴對土地的情感，道出這一代年輕人的矛盾，阿達認為，要改變社會核心問題，必須由「教育」開始做起，從小地方著手，才有可能撼動整個價值的結構。他說，教育最重要的是讓人學會溝通與思考。

有時真的覺得台灣的年輕人很可憐，每天庸庸碌碌地工作賺錢，只是為了活命，而不是為了生活。所以在走過他鄉後，別忘了「回家，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難」並秉持著「社區好，我們才會好」的信念一起前進，且在有能力之餘不忘回饋鄰里，或許我們被政府漠視、被商人掩蓋，但我們要凝聚更多聲音，讓大家發現社會的問題。我想台西村正是存在著這些願意付出的人，才沒有就此消失。

三合院、土地和眼淚

撰文 | 李沂澍



彰化縣大城鄉台西村，這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地方，但也同時交織著悲傷，在這個倍受六輕工廠影響的小小村莊，不但罹癌人口比例極高，人口外移也十分嚴重。因為幾乎沒有青年人口的流入，村莊沒有太大的變化，保持在台灣較早的農村樣貌。村里的居民多數以農耕維生，雖然受到汙染使得西瓜產量不如從前，但當地人仍不放棄農作，讓我們借宿叨擾的當地居民洪阿公就說過：「做穡足重要--ê，無做穡就食袂飽矣！」（台語發音）

從小到大，我、我們人類習慣了掠奪，你是否有想過我們從家鄉的土地中奪取了什麼？我們又回報了多少？漸漸的，人會習慣。然而隨著時光的推移，我也慢慢體認到：「原來人不只是掠奪土地，人們也掠奪其他人。」

居住，三合院，老建築

台灣的建築物多是堅固的水泥屋，然而，卻不帶著情感

台西村的建築用途多為民宅和農舍，雖然部分民宅是普遍常見的水泥屋，但其餘多是更古老的台灣建築，其中，三合院最具代表性。早期建造房屋時，一般人家通常是就地取材，例如：草、竹子、泥土、木材、石頭、磚頭等都可以作為建材，從各種材料及不同的構築方法交互運用，就可以觀察到傳統民居地區性質的差異。在台西村的這短暫時光，我們有幸拜訪一間年代久遠的三合院，為我們講解的立儀姐熱心地把它那古老的智慧一一述說，即使蜘蛛絲攀滿每個角落，但那前人留下的智慧依舊令人佩服。

建築上，當地的顯榮宮也毫不遜色，可說是當地明顯的地標之一，廟宇在台灣的歷史、文化、宗教甚至建築技術上都佔有一席之地，從屋頂到梁柱地面都是經由建築師傅和工匠的巧手一齊建造出來的，無論拜訪哪座廟宇，只要細心觀察你也可以發現其中的偉大之處。當然，在觀察之際千萬記得要先拜訪廟的主人，以免做出遭天譴的舉動喔。

生活，土地，汗水揮灑

我在凌晨早起，相機，留下一個人的農田。

由於台西村坐落在濁水溪口，地形是沖積而成的平原，依教育部核准的高中課綱，在平原上的村莊形式應多以「集村」為主，其中的原因當然和其歷史背景有關。大城鄉原本就是以集村形態為主的地區，根據大城鄉公所網站所述：「相傳有一名叫『魏大城』者首先



遷入本地，故以人名為地名；又有一說是過去移民墾殖，聚集成大集村，因治安不良，於是築起土牆，以防盜匪，『大城』故得此名」。

在台西村，農民是最普遍的職業，從前以西瓜聞名，全村有四分之三的土地，都在種植西瓜，當時大城西瓜相當出名，但如今已默默邁入歷史之中。從太陽還未升起的清涼，到中午的熾熱，老農民們在田地中的辛勞不曾停留，卻從未有人為他們記錄屬於他們的故事。在台西村的時光，我們拜訪了許多的阿公、阿嬤們，我曾問過一位洪阿嬤：「阿嬤，你有合意這無？」「當然有合意矣，我細漢就佇遮長大漢--ê heh。」（台語發音）她如此開心的答道，在談話中，我發現多數人對自己的家鄉台西村都充滿著熱忱，即使深知土地受到如此的汙染，熱愛家鄉的心依舊不變，但是如今這樣的心態在城市之中早已蕩然無存。

家鄉，眼淚，縷縷黑煙

夜晚，天空會一片紅，這是所謂的文明？

自從六輕在台西村南方的雲林縣設廠之後，西瓜的產量就越來越少，到最後無法發育，於是大家就停止耕種了，如今「大城西瓜」這個名號只是曾經的風光。台西村隸屬於彰化縣，和雲林縣六輕工廠的行政區域不同，其待遇就有差別，環保團體多次向政府申請權益，雖然在近幾年終於得到一些回應，但當地居民的家鄉早已不復從前。回想起阿公的那一片田，清晨時下田的身影，即使農民們用汗水在這片土地上努力地生存，隔著濁水溪的工廠白煙，依舊侵蝕著這片土地。雖然大多數人都對這片土地懷抱著熱情，但還是有少部分的人想搬離這裡，卻又迫於現實的無奈一錢，而沒有離開。即使抱著病痛，最近的診所卻要到大城鄉的市區才有，在這個癌症比例極高的小村莊，醫療設備卻不齊全，那麼當地居民健康如何保障？過去惹起議題的「第六套輕油裂解廠」只是新聞上一時的頭條，如今的情況卻不被關注，環境的問題不該只是三分鐘熱度。環境議題可不只是在這裡發生，請多加關注身邊的土地，也許它也在無人問聞的情況下唱著土地的悲歌。

人不只是掠奪土地，人們也掠奪其他人

你的刀刃是剝奪，眾人的針刺是無視。

第六套輕油裂解廠的設立，原本希望帶給當地工作機會，但是它卻成了當地人揮之不去的夢魘。工作機會增加了沒錯，但是不是給當地人的。人為了養家餬口到那裡工作，但是當地農民的損失又要誰來補償？這就是為了生存而產生的無形掠奪。

環保議題在我們的生活中無處不在，然而在我們抱怨校長、老師的長篇大論，或是因此看不到想看的節目時，是否想過當事人的感受？走在城市之中，是否想過這片土地早已被柏油、高樓大廈壓得無法喘氣？享用任何食物時，有沒有想過它從何處來，又是如何出現在自己的餐桌的？我們「受過教育的台灣人」都學習過如何保護環境，即使只是微薄之力也是一份心意，我們不能再對受到剝削的人們視而不見，如果再繼續下去，只是在助長富人的財富，而你我都會成為「掠奪他人的幫兇」。

北風不哭

撰文 | 鄧有均



我沒看過夕陽下的蚵田。

我只看到清晨四點，天未亮的近海上停著一艘艘竹筏，隨著太陽逐漸升起，天邊朦朧的灰緩緩暈開，海面染上淺淺金光，清晰了筏上討海人的身姿。

我還看見貫穿臨海魚塢的小路盡頭，令人移不開視線的艷麗火光染紅了半邊天，視線終點便是一座永晝的魔幻城——六輕。

第六套輕油裂解廠，橫跨在西岸沿海的人民身上，既逃不了，也離不開。北風來時，一股硫磺似的硝酸味便隨風撲鼻而來，落在雲林台西鄉的土地上，初來乍到的我忍不住皺了鼻子，當地居民卻彷彿習慣似的，不吭一聲。

進郎大哥，我們這樣稱呼他。

暑假開始不久，便和參加報導營的夥伴一同來到台西，一大清早起床來到港邊同大哥下海工作。對於海上工作的不熟悉，加上早起的疲憊，除了偶爾聽大哥談起從前的事，其餘的，不曾提及也沒有過問。

大哥說，他是被大嫂改變了。從前，大嫂總是拉著他到處跑，抗議行動永遠跑在最前頭。多年前替蚵農們提告，明細要一張張寫，大嫂不識字，盯著忙完一天的大哥熬夜書寫，非要看到一字一句寫在紙上才甘願。「現在大嫂不在了，只能我在前頭了。」大哥一臉雲淡風輕，只是背後那些不為人知的辛酸，豈會隨著海風飄散？

台灣八成以上的蚵苗來自這片海岸，不只台灣，國外的養蚵業者也會向台西的蚵農們購買蚵苗。提及自己的心血結晶，大哥的臉上有驕傲，同時也帶著些許黯然。晚餐是阿姨用九層塔拌炒的蚵仔，鮮美多汁。本應是最適合牡蠣生長的台西沿海，卻因為工業污染而不再是蚵仔的完美天堂。

蚵農的作息隨著潮汐波動，不必出海的時候，我們在大哥家幫忙綁育苗用的蚵串。牡蠣的養殖方法有許多種，進郎大哥使用的是平掛式養殖法，用塑膠繩綁上固定數量的蚵殼繫在兩側樁上，在白露前後放入水中附苗。

阿姨身手俐落的綁了一串又一串，而我們則是生疏地打結穿洞，綁一串要花上好幾分鐘才能完成，手忙腳亂的模樣讓阿姨哭笑不得。儘管一大桶蚵殼減少的速度緩慢地令人沮

喪，我們一邊綁蚵串、一邊和阿姨聊天，不斷重複的打結動作似乎不再枯燥乏味。

營隊後半巧遇颱風來襲，同樣是蚵農的阿福哥開著小貨車，載著得空的幾個女生一路奔馳至港口綁船、收拾工具，做足準備迎接颱風來臨。我們來得稍晚，港邊早已停著大型載貨車，等著收購蚵農搶收回來的牡蠣。竹筏上堆疊如山的蚵仔和身旁的蚵農定格成一張明信片，是一道不知何時會消失的風景。

坐在卡車後頭，臉頰被強勁海風吹得發麻，也被揚起的飛沙刺痛；灰濛濛的天空下，有座不斷冒出黑煙的工廠，無論車開到哪，永遠存在於視線一隅。台西與六輕間的糾葛太巨大也太沉重，了解的越多越體會到自己的無力；這不是短短幾天能夠吸收消化，也不是四天三夜就能完全理解。不是每件事都能用誰對誰錯來評斷，每個人所做的選擇，背後都有他的考量和無奈。

距今二十多年前，台塑在台灣四處尋覓設廠地點時，面對人口的大量外流與沒落，雲林選擇犧牲環境和健康讓六輕進入，希望能換得新的繁榮及希望。審視六輕當初提出的數萬名就業機會、新城市發展、醫院建設……種種承諾如今幾乎無一兌現，只留下污染荼毒雲林沿海。而在這塊土地上努力生活的人們，他們的聲音有誰聽得到？有誰願意聽？

「這塊土地，終究是你們年輕人的。」也許從台西的角度來看，我們來自外地，可是我們同樣也是生長在台灣、歸屬於台灣的人們。沒有意識，就不會接觸，不接觸，就是放棄了對這片土地的責任。

趁著整理船具的空檔問阿福哥，養蚵是不是很辛苦，又賺不多，才會沒有人要做。「哪會賺不多，很賺啊。」阿福哥賣力地拖著好幾公斤重的蚵殼，隨後又補了一句，「但是真的很累，太累了，就算賺錢也沒人想做。」現在的年輕人不願接替父母從事養殖業，六輕也沒有兌現當時的承諾，為當地帶來工作機會，青壯年人口只得離開家鄉到城市尋找生計。不只是台西，台灣許多農、漁村壯年人口也不停外流；擺在眼前的現實是——這幾天在港口巷弄穿梭，幾乎沒有看到年紀相仿的青少年，在午後艷陽底下回收蚵殼的我們，不斷捕捉到阿公阿嬤新奇的目光，彷彿在看動物園的稀有動物一般。

最後一天晚上，報導營的同學全員會合，坐在土地公廟前聽「農村武裝青年」的表演。外頭的狂風將樹梢吹的沙沙作響，主唱阿達的聲音穩穩地透過麥克風傳了出來，和著大提琴的低頻顯得氣勢磅礴，空氣也為之震動。我知道那個時候大家的心是繫在一起的，同樣地為這塊土地驕傲，也為她心碎；不過幾天的時間積累，這裡的人事物早已在生命中留下難以忘懷的痕跡。

帶著渾厚情感的樂聲彷彿仍迴盪在耳邊，強風伴隨的回程路上，長久堆積的蚵殼被陽光曬得褪色發白，有些魚塢早已不再使用、任憑荒廢，一時間眼角竟然不覺潤潤起來。分不清是被風吹得乾澀流淚，還是胸中那股突然湧上的心酸使然？

颯颯北風中，夾雜著嗚咽。

台西X蚵仔X台塑X六輕

撰文 | 許冠澤



輕會帶動雲林發展」、「六輕將提供工作機會」等理由順利設廠。然而，石化工業需要專業的技術與人員，一生都奉獻給農漁業的阿伯、阿母即使進入六輕工作，也只能擔任基層的保全或是打掃人員，收入保障十分有限。時任雲林淺海養殖協會理事長 林進郎表示：「六輕的承諾都沒有實現，反而造成數不盡的汙染！」比照六輕運作前後台西鄉民的健康報告可以發現，這幾年來台西鄉民罹癌率是垂直攀升，附近中小學的尿液中含有一級致癌物量更是高居全台之冠。

針對這些健檢報告，六輕從未承認排放汙染，甚至要求居民主動提出證明「汙染是六輕造成」。假使這些真的都跟六輕無關，但是在六輕來了之後，蚵仔收穫量減少是事實，蚵仔成長週期改變也是事實，林進郎說，以前七個月就能收成的幼蚵，現在竟然要等一年；再加上六輕工業港造成的突堤效應，台西海岸正逐年被侵蝕當中，能夠養殖蚵仔的範圍越來越小，林進郎估計二十年內當地的潮間帶就會消失，到時居民的生活該何去何從？此外，台西鄉是全台幼蚵最大的供應地，因此不只當地居民健康亮紅燈，全台只要有吃蚵仔的民眾都將受影響。

經濟發展固然重要，但是傳統產業的維護及環境的保育更該重視。悲哀的是，現行法規對汙染沒有嚴格管制，六輕可以說是「合法汙染」，就算違法遭到開罰的金額，對台塑總資本額來說也是滄海一粟，處罰根本不痛不癢。這部分確實是政府機關的責任，擁有修改法律權力的立法委員們也責無旁貸。

台西曾因為電影《台西風雲》被外界認定此地出流氓，但其實不然，台西的居民生活單純，他們不覬覦虛有的榮華富貴，僅遵循著祖先傳承下來的養蚵技術認真的活著，那些富可敵國的企業集團怎麼狠心與這些人為敵呢？

林進郎呼籲大家要一起站出來監督六輕，政府應該立即修改《空氣汙染防制法》等相關法規，嚴格限制六輕排放的汙染，並且提高罰則；資本家也應該要有良心，追求利潤的同時也該顧慮土地的未來，做到永續經營才是對社會負責的方式，也是唯一能夠還給台西鄉民及蚵仔們一片乾淨海域的辦法。

清晨四點多，天還未亮，大多數的人都還在夢境裡的時候，位於雲林縣台西鄉有一群人正悄悄地出海。他們是靠海維生的蚵仔農，為了配合潮汐漲退，這樣的作息再累也甘之如飴。

走進台西鄉，家家戶戶門前都是養蚵仔的器具，鑽孔機、串殼的繩子、堆得比山還高的空蚵殼；除了生財工具，剛從海上採收回來的新鮮蚵仔也不少，街頭巷尾都能見到婦女正在把蚵仔從殼裡挑出來，這個動作叫做「鋸蚵仔」。有別於金門的石蚵，包括台西鄉在內的西部沿海養蚵方式都是「竹蚵」，顧名思義就是在海上用竹子搭棚，接著將串好的蚵殼綁上竹，待蚵仔苗附著後半年，就可以收成了。

看似簡單的養殖過程，背後還需要經過層層的關卡。首先，要到外地收購空殼回台西，精挑細選還可以使用的殼後，一個一個穿洞，再來依照大小綁成個數不同的蚵串；光是這些下海前的作業就足足得花上幾個月，更別說是海上的工作，無論春夏秋冬還是颶風下雨，蚵農都得下海，有時碰到退潮船隻擱淺，他們得在海上等待半天後才能繼續前進。儘管養蚵工作辛苦，但蚵農不曾喊累，幾十年來一直過著恬淡自適的生活。這樣簡單的日子，在台塑六輕進駐後變了調。

一九九八年台塑集團於距離台西鄉北方約十五公里處的麥寮設立輕油煉解廠，包含周遭相關石化工業設施統稱「六輕」。石化工業會帶來汙染是眾所皆知的，但台塑當時以「六



初遇台西，以及那件事

撰文 | 陳怡君

第一次聽到台西這個名字，是因為六輕。如果上網查，會發現這個名字是相對台北、台南、台東，但層級小了许多，有彰化縣大城鄉台西村，和雲林縣台西鄉。我實際去了雲林縣台西鄉兩次，但似乎都太把焦點放在那好幾根冒著灰煙煙囪的工廠上（雖然那麼大的工廠，綿延台灣西部海岸，南北長達八公里，幾乎構成了辨識方向、地區的特殊景觀，要不注意也難），假若扣除掉六輕，台西鄉會是什麼樣子呢？大概也跟雲林縣大多數的農業鄉鎮一樣，年輕人口外移、地方產業沒人接手、傳承是最大的問題吧。

第一次實際到了台西，營隊想讓我們體驗所謂「當地人的生活模式」，於是開啟了跟著林大哥東奔西跑的體驗。一大早，隨著潮汐作息，天未亮我們就騎著腳踏車前往五條港，尚未睡醒，看到的景色也很夢幻的不像真實，是六輕日夜不停，晚上望過去一大片的紅雲，伴著太陽的升起，簡直分不清那紅色來自於六輕的火光還是初昇的朝陽。來到岸邊，在亮橘色制服的海巡人員嚴緊盯著規定下，我們終於出海，這次的任務是為蚵棚打下新的柱子，但實際操作起來，變成一群菜鳥不知所措的在旁幫忙遞工具，不僅是因為這份工作仰賴的是長期的熟悉和經驗判斷，也因為女生在此處被視為力氣較小，幫不上什麼忙。回到大哥家後，原以為已經中午了，因為被太陽曬得很熱，但發現才八九點而已，來到這裡實實在在地付出勞力，感覺上時間過的絕對比滑手機度時還要慢，卻也更為充實。接著學習如何綁蚵殼，學了半天，綁了很久才成功的一串，僅賣1.8元，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我們

整體大概就是生產效率低落吧，也慢慢了解到，養蚵的這個產業，一環一環要做的事情很多，從去撿路邊的蚵殼山全部載回去，一個一個打洞、綁，再搬運到海邊，拿下海，綁上蚵棚，每件事都很累人。

第二次到台西，是營隊結束後的中秋假期，自己搭車、轉車、走路到的。在轉車搭台西客運時，發現長達一個多小時從西螺到台西的旅程，客人只有三組，一個是我，外來的訪客，還甚至不太確定下車地點，而跟司機聊天；一個是阿嬤帶著過動兒小女孩，他們似乎是常客，司機認得他們，最後在一棟很大的房子前面下車，那站是麥寮衛生所；還有一個是拎著大包小包的年輕女性（當時適逢中秋連假）。看著他們，我不禁覺得，面對台西這塊地方，該看待、重視的不是六輕本身，也不是只有單純農漁村產業，而是生活在這塊土地，隨著季風來去，每日呼吸著汙染空氣的人們，以及他們的生活。

六輕開始營運是在1998年，我出生的那年，也就是說它營運了18年，而我並不知道這幾年間多少人的癌症、死亡，不知道面對六輕從無到有的人現在的觀感，不知道跟我同樣年紀或更小，出身在六輕已經存在時候的人對六輕的想法。我還記得當初認識這個議題時的感受，腦子裡滿滿的為什麼，為什麼就因為六輕，住在這裡，世世代代的產業必須被迫改變？海裡補不到鰻苗，田裡種不出西瓜。為什麼就得為了政府所謂的經濟起飛，實際錢進到財團口袋，住在這的人就得被迫犧牲，得癌症，死亡？即使當初同意了，放到第一段的觀點裡，也只是因為六輕說他會提供工作機會而人們都希望年輕人能回來，能留下。承諾跳票了，六輕也仍是現在進行式。

影像文化評論者郭力昕在報導者有篇文章名為「起來！不願坐以待斃的人們—「脫口罩！找藍天」影像行動計畫的啟示」中寫道：「台灣本島很小，空氣污染的流動效應是唇齒相依，必須要有像「脫口罩！找藍天」這類不斷的集體行動，喚起民眾的認識與覺醒，產生如反核運動那樣更具規模的反空污運動，才能真正發生改變的力量。」我們多多少少都聽過六輕（因為這詞甚至出現在高中地理課本內，但並非汙染），但對於住在那的人們來說，它遠遠不只是個詞而已，它甚至承載著很多人的性命，而我們卻也都可以選擇，成為改變的力量。